

新續渭南縣志

五十一
卷五

新續渭南縣志卷十

藝文志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
關於世運尚矣蓋言者心之聲也言之醇疵人之邪正
見焉則藝文又可或畧乎渭邑人文淵藪其間名臣之
奏疏學士之序記以及騷人之歌咏皆足以扶植綱常
羽翼經傳寫性情而標名勝斯亦大雅之林也述藝文
志

唐

王忠嗣神道碑銘并序

元載

鳳翔人

元宗再受命宅帝位三十有五載兵加幽都討平匈奴大將軍載戈稅弓來朝獻功天子勞旋告成廻慮西戎迺制詔丞相御史咨爾朔方河東節度支度採訪使安北單于大都護御史大夫清源公王忠嗣統我六師萬姓皆全磔裂單于封狼居山歸馬漠南列郡祁連撫茲北荒厥功茂焉犬戎睚眦作虐西裔攘據石堡魚獵青海皇天震怒以時致罪公拜稽首敢留主誅猖狂先零國怨家讐建牙榆溪樹羽河源東綴飛狐西豎陽關本天下勁兵制緣邊萬里徂長轂動雷駟旌旄轡捶千雲蔽地欸流沙而瞰烏弋峩崑崙而瞵濛汜方且繕完補缺勤穡戒車圖全遺近功

盡敵非一戰陳章立論別白甚明以孤特之姿失貴臣之意安祿山保奸伺變忌公宿名李林甫居逼示專嫌公不附寢營平之奏沮樂毅之謀內隙外讒陰中交訕卒從吏議竟羅大獄雖釗溫肆爪牙之毒而哥舒有折檻之爭辨牙門之至冤逢匡石之排妬黜守汚上沒于漢東涸我橫海鱗年終四十五翫胡得并雲朔桂禍幽燕縱鳴鑣于兩都投大難于區宇悲夫父龍顏之英主感風雲之早契散禍于微圖堅在脆乾坤改施忠邪易地謫放寥落離散困畏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狩皇御于巴蜀刦宮廟于蛇虺如倒持而受柄豈天意與人事今上撫軍用公舊校士留

殘憤將有餘雄謂諸葛之猶生走仲達而知懼及肅清東
士正位北宸傷聞鼓鞞載感風烈追贈兵部尙書太子太
師邊吏增氣三軍激節益念功悼枉國之經也義明運謹
神所勞也公本太原祁人六代祖仕後魏爲青州刺史北
齊爲白道鎮將五代祖隨周武帝入關署馮翊掾因徙家
于鄭今爲華陰人也皇考諱海賓九原太守安撫朔方諸
蕃部落兼豐安軍使開元二年七月以騎士屯蕭關盛秋
臨垌牧禿髮舉卅萬衆東躋狄道郭知運節制隴右委稼
噉寇嬰城不動遂得踐圍西使駢掠馬牛燿火照平涼羽
書驚朔塞公召將校計事皆曰衆寡不敵利病相懸濟河

外之兵徵涼州之援公以爲羌虜入盜吞噬腹心掃國而西歸不崇朝而事去方爲四夷耻終遺大漢羞職守封疆身爲障蔽辭難就易進熟偷安而無後咎餘責者微諸公誰不樂此乃拔勇簡材輕賚益馬有氣敢往不滿千人雷動駿移自辰徂亥垂六百里突掩賊營縱吾奇兵乘彼不意披猖受戮橫潰宵馳終夜追奔遲明會食勦歸師于壕口殲困獸于達毗糅羈之所殘戈矛之所斃積屍將崆峒侔厚漂血與洮河爭流氣盛忘銜撾之虞戰酣無存變之意蒼黃顛仆落于戎手亦足以暴威武於天下憺洪于蠻貊五十年間犬羊遷迹不敢覬邊以取當咸皆失地

而遠客勲暎古烈名垂壯籍初元宗省書廢朝問故流悼
偉其心而大其節哀其歿而念其忠褒贈開府議同三司
安北大都護俾給事中倪若水乘驛弔祭命許國公蘇頤
爲之文以致意焉輕車介士麾兒屬將飾柩護喪封墳寵
葬公之遭閔年初九歲詔復朝散大夫尚輦奉御特令中
貴扶入內殿意苦而羸形絕地辭哀而迸血沾衣左右動
容上亦歔欷因撫而謂曰此去病之孤吾當壯而將之萬
戶侯不足得也衣之以朱祫錫名曰忠嗣部曲主家後宮
收視每隨諸王問安否獨與肅宗同卧起至尊以子育儲
后以兄事公亦唯專唯直不傾不墮未嘗迂目孰云有過

每歲天子練戎整旅冬狩秋田翼轡奉車越莽凌阡搭麟
長楊掩兔黃山蹙力輕狡流離往還研纍益奮搏撻無前
出而有獲多不自贊上旣知公有日磾之純固加李廣之
材氣義形于主確然秉志少而侍中慮不省事乃試守代
州別駕大同軍戎副干法大豪閉門自歛賣功老將俯伏
聽令涼秋八月桑乾艸腓方佯白登外馳突長城下單戈
指虜輕騎犯胡有向必摧能當輒破往往射鵠者居公掌
握中匈奴憚邊不敢抵當肅宗爲上泣曰王忠嗣負材敢
戰必恐亡之卽日徵還守未央衛尉大侍之歲時方就冠
元獻皇太后降家人之慈盛擇配之禮命之主饋恩情甚

厚公以讐耻未雪激憤愈深每對案亡餐或獨居掩涕元
宗雖欲大其伸而全其屈終亦觀其志而感其衷封以中
郎將官從徐公蕭嵩出塞但使通知四夷事飽習軍陣容
不得先啓行無令當一隊且有後命虞其夭闊枕戈假寐
如詔三年及徐公將入覲京師改轅張掖公 以歸報
願一甘心乃候月乘風捲旗鞭馬精兵七百弩深入鬱標
川遇贊普牙官踐 角武戈鋗山立介馬雲屯霧雨忽開
旌旗相接將校失色猶欲引馳公謂一足未移追射且盡
無敢妄動觀吾破之乃超乘貫羌當前皆廢吐蕃大將臨
高整旅公陷胷走腹曲折廻旋取白馬于衆中捨大 而

益振肩倚膝躋蹈藉蹙圯螽軼機駭羣擠亂墜提刀四顧
如土委地網決漏網逋誅久矣旣伐且弔當而勿喜芟夷
之又蘊崇焉係累之亦焚燎焉執訊獲醜何啻數千牽羊
繁駒殆將萬計擁戎州以入塞積京觀而徐廻幕府上功
貳師 壯上益歎息詔令凱旋天子御勤政樓親閱軍實
太常稽憲度將受執金吾上亦多元戎因爲右丞相仍令
圖寫置于坐隅自茲厥後恒當重任趙承之敗于怒 也
隻輪不返召度紫乾河虜其全部復失亡之車重杜希望
之輯鹽泉也戎寢宇下三師受擒公獨潰堅圍護經時之
板築信安王之臨遼碣也用武於盧龍塞朝鮮盛刊壘之

功單光乘之征駱駘峽也會援于李陵臺河朔受全軍之
惠初佐戎關隴分鎮河湟一之歲拔新城走莽布夷烽壘
燒積聚二之歲開九曲奪三橋梁洪河泝西海搢雷鼓勇
士厲指楚振耀傍惶塞裏開元之末擁旄汾代天寶之始
兼統朔方獯鬻內離九姓橫叛大單于控絃度漠聲言不
附拔悉密引弓乘後蔚會師中使遽聞帝思汲蕩受降
盡狄曲指猶遲亟決急裝天書百下公以爲出疆之任得
守便宜且頓北方之強未當屈抑叛胡畏服大不輕用
兵勢闕言耳可虞他變盛師臨木刺致餒出蘭山含姤并
容兩存視隙全城保重閭壁堅營無名王大人到轅門受

事絕單車疋馬報候吏前期防密慮周詐窮情見果穹廬
桀黠將侵鎬及方右地郅支已解仇交質幾欲圖成大禍
寧惟向化未醇於是設間以散其從肆謀以離其約二虜
不合遁逃遠舍天子使繡衣御史問後將軍不念中國之
費乘機之速其上畏懦優遊之故且陳支解戎醜之謀苟
事得其中如將軍素料又匈奴何時可滅公條對不羈之
虜易以計破難以兵碎彼有乖離之漸我知貪利之戒威
加幽荒武暢陰海歸德不二三歲明白逗留未決之

狀備列平戎一十八策璽書還報從公所畫突厥前有畏
漢之逼後有事仇之恐縮衄遷徙散亡貧破遭罹塗墮之

患傍緣論告之辭朝不及夕以俟王師受而去者十二
三委辯而降者五千帳明年秋引軍度磧定計乘虛至多
羅斯壞巢焚聚涉汨昆水下將降旗皆倒戟自殘輿師請
命斬白眉可汗之首傳置藁街繫葛督祿娑匍可敦獻於
闕下阿波達干持愛妾宵遁乘六羸突圍嘯聚東蕃迫脅
小種立烏蘇爲君長自尊任爲贊王保薩河仞山據丁零
古塞謂中國有磧鹵之限官軍無可到之期按甲休徒擊
鮮高會思歸故地卒復大名間歲方暮嚴冬仲月公出自
道誓衆自單于北伐俾僕固懷恩阿布斯爲鄉導覘視并
泉命王思禮李光弼爲遊軍收羅服聽顧萬里若俄頃過

山川如枕席豈百舍之敢休不再旬而履狹夜駆胡馬暗
合戎圍自丑至辰頭駆面縛乘無物故士蓄餘怒羈虜全
國永清朔土告顙上帝薦功皇祖三代之盛獵狁孔熾方
叔吉甫駁之而已勤霍倦衛蒙亦終斃傾秦築怨糜漢償
費雖張愿列三城衛公擒頡利纔遏承冰之勢但雪涇陽
之耻則自命將以來肅將天刑誅而不伐素定廟勝陣而
不戰龍荒絕貴種大漠無王庭恢武節而振天聲未有如
公之比公始以馬邑鎮軍守在代北外襟帶以自隘弃奔
衝而蹙國河東乃城大同于雲中徙清塞橫野張吾左翼
朔方則并受降爲振武築靜邊雲內直彼獯虜巨防周設

崇墉萬堵開陽閑陰拓跡爰土藏山掩陸磅薄回護西自
五涼東暨漁陽南並陰山北臨大荒聯烽接守乘高掎要
塞風揚沙絕漠起鳥悉數於瞬息傳致于晷刻玄黃不得
雜其象秋毫無以逃其狀矧襲侵與牧馬敢凌遽而南向
冰河風牡車甲鱗萃誰何疆理千長百師秦將隸於降虜
漢卒羈於戎騎公乃衡懸華裔勢分衆寡由中制外長御
遠駕恢我朔邊有如彼圖難於易又如此當秉鈞之顓國
也巧文傷訐網密事聚借公爲資動搖國本諷操危法言
酷意誣雖丞相置辭猶驚獄吏而貫高長者竟出吾王成
公謫居人無不恨逆胡之兆亂也意并河東僞築雄武

常山臨代飛狐扼塞制夷夏之撫嶧函之背徵隣請助邀
公赴會將欲詭遇買歡冀得兵留鎮廢公先期應詔未覩
而退奏論本末之難指切未然之戒危辭洩漏凶黨交害
摘抉排折俾公終敗公之始仕也自家移孝 童被識策
慮奮發義勇偏億其受任也厲三軍之氣同万夫之力致
誅則百蠻竦振武則暴強服支離約已盡瘁事國嗚呼哀
哉惟公明邁激朗信廉仁勇機敏神速內和外重處盛權
不得以非理撓臨大節不可以危亡動道將世迂器與時
屯折衝厭難之臣旋踵及身不淄不磷之堅挫于刀筆之
前此慷慨義烈之士所以掩泣而流連矧我依仁受賜托

姻逮予守官秉策司勤運 功在誠存理寃明沒河渭蒼

古原左掌太華邪睨鴻門刊銘路隅庶慰精魂其詞曰
古人有言兵者凶器戰實危事三代爲將道家所忌得非
好勝樂殺歟降嗜利絕域剄李杜郵悲起每原始而要終
吾固知其所以溫溫清源効寤聖君動必顧禮質而能文
摧剛爲柔塞 解紛破虜忘 平戎讓勲肅致天討義誅
不順密謀神斷四回六奮火烈風掃遽馳電震舍服解綱
昭威示信首膾歸堯三苗格命 守矜功謂之不克井堙
木刊孰云非賊惟後將軍古訓是式先計後戰貴和賤力
哀勝不敢持全制極遭罹 故頗僻々 蒼鷹厲吻鷄鸞